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
(十四)

郭一平 译

张立虎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〔法〕斯丹达尔	
法尼娜·法尼尼.....	员
〔法〕玛格丽特·德·纳尔	
贞洁的少女	園
〔法〕狄德罗	
这不是故事	猿
〔法〕斯卡隆	
对贪吝的惩戒	園
〔法〕格勒尼埃	
朝 拜	苑
〔法〕拉法耶特夫人	
蒙庞西埃王妃	園
〔法〕维尼	
萝莱特	苑
〔法〕勃隆凡	
孔雀翎毛	愿
〔法〕特洛亚	
最好的主顾	猿
〔法〕布朗瑞	
切耶那谷	猿

法尼娜·法尼尼

〔法〕斯丹达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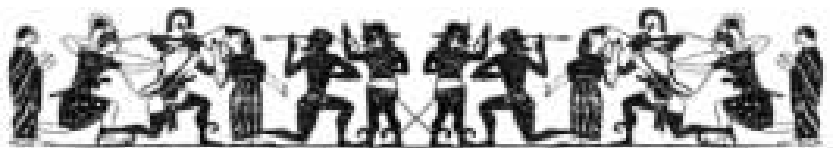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一八二七年春天的一个夜晚。罗马全城轰动：著名的银行家 月公爵，在威尼斯广场的新宅举行舞会。为了装潢府邸，凡是意大利的艺术、巴黎和伦敦所能生产的最名贵的奢侈品，全都用上了。人人抢着赴会。高贵、端庄的英吉利金发美女们蜂拥而至，竞相以参加舞会为荣。罗马最标致的女人也在跟她们媲美。一个少女由父亲陪伴着进来，她那亮晶晶的眼睛与黑黑的头发说明她是罗马人。人们的视线全都集中到她身上，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骄傲。

可以看出，舞会的华丽震惊了赴会的外国人。他们说：“欧洲任何国王的庆典都比不上它。”

国王们没有罗马式的宫殿，且只能邀请宫廷的命妇。月公爵却专门请漂亮的妇女。这晚，他在邀请妇女上是成功的，男人们几乎眼花缭乱了。值得注目的妇女是如此之多，要从中确定谁最美丽可就难了。选择一时难以定下。最后，法尼娜 援法尼尼郡主，好个头发乌黑、目光明亮的少女，被宣布为舞会的皇后。立刻，外国和罗马的年轻男子，离开了所有其他客厅，聚到她所在的客厅里来。

她的父亲堂阿斯德卢巴尔 援法尼尼爵爷，让她先陪两三位德意志王公跳舞。随后，她接受了几个非常漂亮、高贵的英吉利人的邀请。可是她却讨厌他们的装腔作势。年轻的堂

— 员 —



里维奥·援萨韦里似乎很爱她，她仿佛更喜欢折磨他。他是罗马最出众的年轻人，而且也是一位爵爷。不过，谁若给他一本小说，他读上二十页就会把书扔掉，说看书令他头疼。在法尼娜看来，这是一个缺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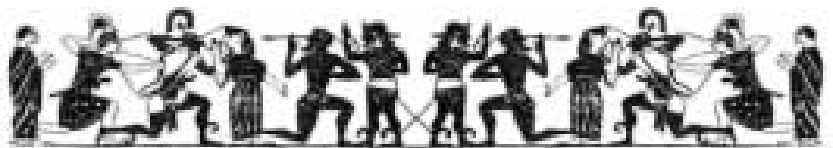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将近半夜的时候，一件耸人听闻的新闻传遍了舞会，一个关在圣昂热城堡的年轻烧炭党人，在当晚化装逃跑了，当他撞见监狱最后一道警卫时，他竟像传奇人物一样胆大包天。用一把匕首袭击警卫。不过他自己也受了伤，警卫正沿着他的血迹在街上追捕。人们都希望把他捉回来。

就在大家讲述此事的时候，堂里维奥·援萨韦里正好同法尼娜跳完舞。他醉心于她风姿和她的胜利，几乎爱她爱疯了，送她回到原来待着的地方，对她说：“可是，请问，到底谁能够博得你的欢心呢？”

法尼娜回答他道：“刚才逃掉的那个年轻烧炭党人。至少他不是只到人世走走就算了，他多少有些作为。”

堂阿斯德卢巴尔爵爷来到女儿跟前。这是个二十来年没有同他的管家结过帐的阔人。管家将爵爷自己的收入借给爵爷，利息很高。你要是在街上遇见他，定会把他当作一个年老的戏子，不会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五六只镶有巨大钻石的戒指。他的两个儿子做了耶稣会教士，随后都发疯死掉了。他也把他们忘了。但是，他的独生女法尼娜不想出嫁，使他闷闷不乐。她已十九岁，拒绝了好些最烜赫的配偶。她的理由为何？和苏拉退位的理由相同：看不起罗马人。

舞会的第二天，法尼娜注意到她一贯粗心大意，从不高高兴兴带一次钥匙的父亲，正小心翼翼关好一座小楼梯的门。这楼梯通到府里四楼的房间。房间的窗户向着点缀着橘树的平



台。法尼娜出去做了几次拜访，回来时，府里正忙着过节装灯，把大门阻塞住了，马车只好绕后院进来。法尼娜往高里一望，惊讶起来了，原来其父小心在意关好了的四楼的房间，有一个窗户打开了。她打发走她的伴娘，到了府里顶楼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一个有栅栏的小窗户，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。她先前看到的开着的窗户离她两步远。不用说，这屋子住了人。可是，谁呢？第二天，法尼娜想办法弄到一把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的小门的钥匙。

窗户还开着。她悄悄溜了过去，躲在一扇百叶窗之后。屋子靠里有一张床，有人躺在床上。她的第一个动作是退了回来。可是她瞧见一件女人袍子，搭在一张椅子上。她仔细端详床上的人，看见此人是金黄头发，样子很年轻。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。搭在椅子上的袍子沾着血。一双女人的鞋放在桌子上，鞋上也有血。陌生女子动了动。法尼娜注意到她受了伤，一块染着血的布盖住她的胸部，这块布只用几条带子拴着。捆扎的方式，一看就知不是外科医生干的。法尼娜注意到，每天将近四点钟，父亲就把自己锁在套间里，然后去看望那不相识的女人，不久他又下来。乘马车到维特莱斯基作爵夫人府去。他一出了门，法尼娜就登上小平台，她从这里可以瞧见不相识的女人。她对这个不幸的年轻女子产生了深深的同情。她很想知道她的遭遇。搭在椅子上的染血的袍子，像是被刺刀刺破的。法尼娜数得出戳破的地方。有一天，她更清楚地看见了那不相识的女人：她的蓝眼睛盯着天看，好像在祷告。很快，眼泪充满了她美丽的双眼。年轻的郡主眼巴巴直想同她说话。第二天，法尼娜大着胆子，在她父亲来之前，先藏在小平台上。她看到堂阿斯德卢巴尔走进



陌生女人的屋子。他提着一个小篮子，里面装了些吃的东西。爵爷神情不安，没有说多少话。他说话声音极低，虽然落地窗开着，法尼娜却听不见。没多久他就走了。

法尼娜心想：

“这可怜的女人一定有些可怕的仇，令我父亲那样大大咧咧的性格，也不敢相信别人，宁愿每天不辞辛苦，上一百二十级楼梯。”

一天黄昏，法尼娜悄悄向陌生女人的窗户探过头去，她遇到了她的眼睛：全败露了。法尼娜跪下来，叫道：

“我喜欢你，一定对你忠实。”

陌生女人做个手势叫她进去。

法尼娜嚷道：

“你一定要原谅我。我的胡闹和好奇一定得罪了你！我对你发誓保守秘密。你要认为必要的话，我就决不再来了。”

陌生女人道：

“谁见到你会不高兴？你住在府里吗？”

法尼娜回答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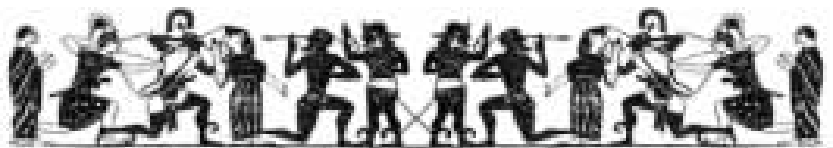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还用说。不过我想，你不认识我。我是法尼娜，堂阿斯德卢巴尔的女儿。”

陌生女人惊讶地望着她，脸红得厉害。她随后说道：

“希望你能每天来看我。不过，我希望爵爷不知道你来。”

法尼娜的心在怦怦地跳。她觉得陌生女人的态度非常诚恳。这可怜的年轻女人，不用说，定是得罪了什么有权有势的人，或者一时妒忌，杀了她的情人？她的不幸，在法尼娜看来，决不是出于一种寻常的原因。陌生女人对她说：她肩

— 源 —



上有一个伤口，一直伤到胸脯，令她很痛苦，她常常发现自己满嘴是血。

法尼娜嚷道：

“那你为什么不请外科医生？”

不相识的女人道：

“你知道，在罗马，外科医生看病，必须向警厅报告。你看见的，爵爷宁可亲自拿布包扎我的伤口。”

陌生女人神态委婉温柔，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一句抱怨的话。法尼娜爱她简直发狂了。不过，有一点让年轻的郡主很奇怪：在这明明是极严肃的谈话之中，陌生女人好像费了大劲才抑制住一种突然想笑的欲望。

法尼娜问道：

“如果我能知道你的名字，我将会很高兴。”

“人家叫我克莱芒蒂娜。”

“好啊！亲爱的克莱芒蒂娜，明天五点，我再来看你。”

第二天，法尼娜发现她的新朋友情形很糟。法尼娜吻着好道：

我想带一个外科医生来看你。”

陌生女人道：

“我宁原死，也不要外科医生看。难道我要连累我的恩人不成？”

法尼娜连忙道：

“罗马总督萨韦里援卡坦扎拉大人的外科医生，是我们一个听差的儿子。他对我们很忠心。由于他的地位，谁也不怕。我父亲对他的忠心没能足够认识。我叫人找他来。”

陌生女人嚷道：

— 缘 —



逃到一家大门不开着的人家的楼上，听到后面卫兵追上来，我就跳进一个花园，摔在离一个正在散步的女人几步远的地方。”

法尼娜道：

“那是维特莱斯基伯爵夫人！我父亲的朋友。”

米西里利喊道：

“什么！她告诉你啦？无论如何，这位夫人把我救了。她的名字应当永远不讲出来才是。正当卫兵来到她家捉我的时候，你父亲让我坐进他的马车，把我带了出来。我觉得我的情况很坏：好几天了，肩膀挨的一刺刀，让我不能呼吸。我快死了。我挺难过，因为我将再也看不见你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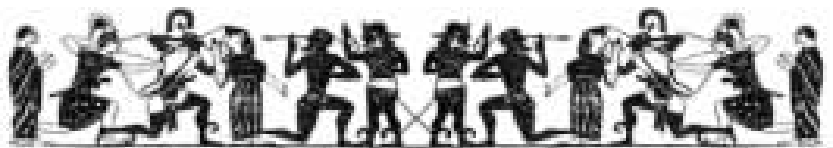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法尼娜不耐烦地听完以后，很快就离开了。米西里利在她那美丽的眼睛里看不出一丝丝怜悯，有的只是那种自尊心被刺痛的表情。

夜晚，一个外科医生出现了；只他一个人。米西里利绝望了，他担心再也见不到法尼娜。他问外科医生，医生只是给他放血，不回答他的问话。一连几天，都这样渺无音讯。皮埃特罗的眼睛始终盯着平台的窗户，法尼娜过去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他很难过。有一回，将近半夜了，他感觉到有人在平台的阴影里。是法尼娜吗？

法尼娜每夜都来，脸孔贴在年轻烧炭党人的窗玻璃上。

她告诉自己：“要是同他说话，我就毁啦！不，说什么我也不应该再和他见面！”

主意拿定了，可是她不由自主地想起，在她糊里糊涂把他当作女人的时候，已经爱上了他。在那样亲亲热热之后，难道必须把他忘掉？在她头脑清醒的时候，法尼娜发现自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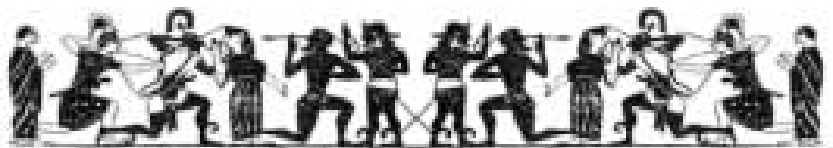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反复改变想法，不禁恐慌起来。自从米西里利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以后，她习惯于思索的每一件事，像蒙上了一层纱幕，隐隐约约只在远处出现。

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，法尼娜就脸色苍白，颤颤索索地同外科医生一起走进年轻烧炭党人的屋子。她来告诉他，一定要劝爵爷换一个听差代替他。她待了不足十分钟。但是，过了几天，出于善心，她又随外科医生来了。一天黄昏，虽说米西里利已经有些起色，法尼娜不再有为他的性命担忧的借口，她却硬着胆子一个人走了进来。米西里利看到她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但是，他想隐瞒他的爱情，他不愿意抛弃一个男子应有的尊严。法尼娜走进他的屋子，涨红着脸，深怕听到爱情的话语。然而他接待她时所表现的高贵、忠诚而又不怎么亲热的友谊，却使她惶惑不安。她走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挽留她。

过了几天，她又来了，看到的是同样的态度，同样尊敬、忠诚与感激不尽的表白。不用去约制年轻烧炭党人的热情，法尼娜反问自己：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单相思。年轻的姑娘一向傲气十足，如今才意识到自己的痴情发展到可怕的地步。她故意装出快活、甚至冷淡的表情。来的次数少了。但是还不能停止看望年轻的病人。

米西里利热烈地爱着她。但是，想到他低微的出身和责任，决心要等法尼娜一个星期不来看他，他才肯表白他的爱情。年轻郡主的自尊心正在挣扎。最后她对自己道：“好啊！我去看他，为了自己开心，说什么我也不会同他讲他在我心里引起的感情。”于是她又来看米西里利，而且等待许久。但是他谈话的神情即使有二十个人在场也无伤大雅。有一

— 愿 —



天，她整整一天恨他，并决定对他比平时还要冷淡，严厉。可是临到黄昏，她却告诉他她爱他。没有多久，她就什么都不拒绝他了。

法尼娜很痴情，法尼娜非常幸福。米西里利不再想到他自以为应该保持的男子尊严了，他用一个十九岁意大利青年的初恋中所具有的全部热情迷恋着她。由激情和爱而产生的种种忧虑，使他不安到这种程度：他对这位傲气冲到的年轻郡主讲起他用过的让她爱的手段。他的幸福使他惊讶。四个月很快过去了。有一天，外科医生允许病人自由行动。米西里利寻思：怎么办？在罗马最美的美人家里藏下去？那些混帐的统治者，把我关了十三个月，不许我看见太阳的光亮，以为摧毁了我的勇气！意大利，你太不幸了，要是你的子女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把你抛弃了的话！

法尼娜认为皮埃特罗的最大幸福是永远和她待在一起。他太快乐了。但是拿破仑将军有一句话，在年轻人的灵魂里面，引起痛苦的反应，影响他对妇女的态度。一七九六年，波拿巴将军离开布雷西亚，陪他到城门口的市府官吏对他说：“布雷西亚人喜欢自由，远在其他意大利人之上。”他回答道：“是的，他们爱同他们的情妇谈自由。”

米西里利表情不自然地向法尼娜道：

“天一黑，我就得出门。”

“注意，天亮以前回到府里，我等你。”

“天亮的时候，我离开罗马好几英里地了。”

法尼娜不动感情地说：

“很好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洛尼涅，报仇去。”

— 怨 —



法尼娜露出平静的模样，道：

“我有钱，希望你接受我送的军火和银钱。”

米西里利不动声色，注视她一会儿，随后，投入她的怀中，向她道：

“我的宝贝，你让我一切都忘掉了，连我的责任都忘掉了。不过，你的心灵越高贵，你越应当了解我。”

法尼娜哭了许久。他们讲定，他推迟到后天离开罗马。

第二天她向他道：

“皮埃特罗，你常常对我讲起，如果奥大利有一天卷入一场离我们老远战争的话，一位有名望的人，比如，一位拿得出大批银钱的罗马爵爷，就可以为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。”

皮埃特罗诧异道：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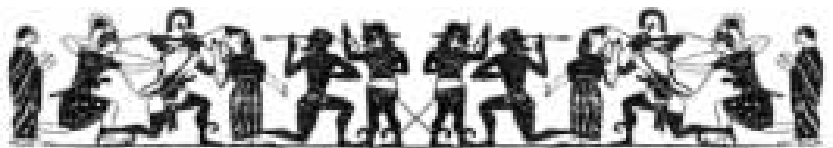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啊！你有胆量，你缺的只是高贵的地位。我嫁给你，带二十万法郎的年息给你。我会取得我父亲的同意。”

皮埃特罗扑通跪了下去。法尼娜心花怒放了。他向她道：

“我爱你。不过，我是祖国的仆人。意大利越是不幸，我越应当对它忠诚。要取得堂阿斯德卢巴尔的同意，就得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。法尼娜，我拒绝你。”

米西里利急于拿这话约束自己。他的勇气转眼间就要丧失了。他嚷道：

“我的不幸就是我爱你胜于爱自己的生命，离开罗马对我来说是最残酷的刑罚。啊！要是意大利早从野蛮人手里解放出来那该多好啊！我跟你一起搭船到美洲过活，那该多快活啊！”



法尼娜的心凉了。他的拒绝激起了她的骄傲。但是，不一会，她投入米西里利的怀抱，嚷道：

“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这样可爱。我的乡下小外科医生，我永远是你的了。你是一个伟大人物，就和我们古代的罗马人一样。”

所有对于未来的想法、所有理性的启示，全无踪影了；这是一刻完美无缺的爱情。等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，法尼娜道：

“你一到洛马涅，我差不多就来了。我让医生劝我到波雷塔浴泉去。靠近佛尔里，我们在圣尼考洛有一座庄园，我在庄园住下来……”

米西里利喊道：

“在那边，我跟你过一辈子！”

法尼娜叹了一口气，接下去道：

“今后，我命里注定要无所不为。为了你，我会毁掉自己，不过，管它呢……你会爱一个声名扫地的姑娘吗？”

米西里利道：

“你不是我的女人、一个我永远崇拜的女人吗？我知道怎样爱你，保护你。”

法尼娜必须到社会上走动。她刚离开，米西里利就感到他的行为不近情理。他向自己道：

“祖国是什么？不就像一个人一样，一个人对我们有过恩惠，我们就应该知恩图报，万一他遭到不幸，我们却不知恩图报，他就会咒骂我们。祖国与自由，就像我的外套，对我是一件有用的东西。我父亲没有遗留给我，我就应当买一件。我爱祖国与自由，因为这两件东西对我有用。要是我不



懂得用，要是它们对我就像夏天的一件外套一样，买来有什么用，何况价钱又特别高？法尼娜长得那么美！她有一种非凡的气质！别人一定会想法子得她的欢心，她会忘记我的。谁见过女人永远只有一个情人？作为公民，我看不起这些罗马爵爷，但是他们比我方便多了！他们一定是很可爱的！啊！我如果走的话，她会忘记我了，我将永远失掉她了。”

半夜，法尼娜来看他。他告诉她，他刚才怎样犹豫不决，怎样因为爱她，研究过祖国这么伟大的字眼。法尼娜很快乐。她心想：

“要是在祖国和我之间决然选择的话，他会选我的。”

附近教堂的钟在敲三点，最后分别的时间到了。皮埃特罗挣脱她的怀抱。他已经走下小楼梯，只见法尼娜忍住泪水，向他微笑道：

“要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照料你一场，你不做一点谢谢她吗？你不想法子报答她吗？你此去前途渺茫，吉凶未卜，你是要到你的仇人中间去旅行呀。就算是答谢我这可怜的女人，给我三天吧，算你对我的报答。

米西里利留下了。三天之后，他离开了罗马。凭着一张从一家外国大使馆买到的护照，他回到了家乡。大家喜出望外，因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。朋友们打算杀一两宪兵，表示欢迎。

米西里利道：

“没有必要，我们不杀一个会放枪的意大利人。我们的祖国不像幸运的英吉利是一座岛屿，我们缺少士兵抵抗欧洲帝王的干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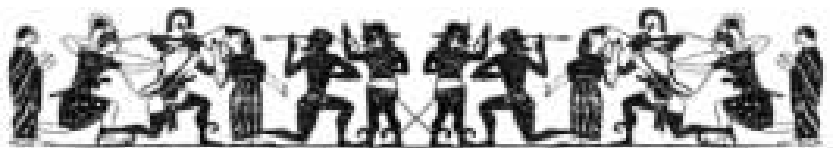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些时候，宪兵们四面搜捕米西里利，他用法尼娜送



给他的手枪杀死了两个。官方悬赏捉拿他。

法尼娜没有在洛马涅出现。米西里利以为她忘了他。他的虚荣心受了伤害。他想到他和他情妇之间地位上的悬殊。一想起过去的幸福，他又心软了，真想回罗马看看法尼娜在做什么。这种疯狂的念头眼看就要战胜他所谓的理智，忽然有一天黄昏，山上一座教堂传出晚祷的钟声，就像敲钟的人心不在焉的样子。这是烧炭党组织集会的一种信号。米西里利到洛马涅，就和烧炭党取得了联系。当天夜晚，大家在树林里的一座修道院聚会。两位隐修士被鸦片麻醉住，昏昏沉沉，半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小房子在派什么用场。米西里利闷闷不乐地来了。在集会上他得知领袖被捕，而他——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，被推为领袖。在这个组织里，有的成员五十多岁，从一八一五年缪拉远征以来就入党了。获得这个意想不到的荣誉，皮埃特罗感到他的心在跳。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决定不再想念那忘了他的罗马姑娘，把他的思想会部献给“从野蛮人手里解放意大利”的责任。

作为首领，大家一有有关当地人员来往的报告，就送给米西里利看。集会后两天，他从报告上看到法尼娜郡主最近来到她的圣尼考洛的庄园。读到这名字，他心里的骚动要比快乐更大。他拿定主意当天傍晚不到圣尼考洛庄园去，以为这就保证了他对祖国国的忠心。他疏远法尼娜。但是，她的影子妨碍他按部就班地完成他的工作。第二天他见到了她。她像在罗马一样爱着他。她父亲要她结婚，推迟了她的行期。她带来两千金币。这意思不到的捐助，极大提高了米西里利在新职位上的威望。他们在科孚岛定做了一些刺刀；他们收买了奉命搜捕烧炭党人的教皇大使的亲信秘书，这样，



他们把给政府做奸细的堂长的名单也弄到手。

就在这时期，在多灾多难的意大利，一个深思想熟虑的密谋计划完成了。我这里不详细叙述，详细叙述在这里也不适宜。一句话就够了：起义如果成功，大部分荣誉要属于米西里利。在他领导之下，只要命令一发，几千起义者就会起来，举起武器，等候领导来。然而事情永远是这样子，决定性的时刻到了，由于首领被捕，密谋成了画饼。

法尼娜一到洛马涅，就看出他对祖国的爱已经让她的情人忘掉别的爱。罗马姑娘的傲气被激起来了。她试图说服自己，但无济无事。她心中郁郁寡欢；她发现自己在咀咒自由。直到现在，她的骄傲还能够控制她的痛苦。但是，有一天，她到弗利看望米西里利，便再也控制不住了。她向他道：

“说实话，你说像做丈夫的那样爱我，我指望的却不是这个。”

接着，她流泪了。但她流泪是由于惭愧，因为她居然自贬身价，责备起他来了。米西里利心烦意乱地望着她流泪。法尼娜忽然起离开他、回罗马的念头。她责备自己刚才说话软弱，她感到一种残酷的喜悦。沉默了没有多久，她下了决心；如果她不离开米西里利的话，她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等他在身边找不到她，陷入痛苦和恐慌的时候，她才高兴。没有多久，想到她为这人做了许多荒唐事，还不能够博取他的欢心，她难过极了。于是她打破沉默，用一切心力，想听到他一句情意绵绵的话。他魂不守舍地同她说了一些很温存的话。但是，只有谈论他的政治任务，他的声调才显出浓浓的感情。他痛苦地喊道：

— 源 —



“啊！这件事要是不成功，再被政府镇压的话，我就离开党不干了。”

法尼娜静静地听着。一小时以来，她觉得她这是最后一次见她的情人了。他话就像一道不幸的光，照亮了她的思路。她向自己道：“烧炭党人收了我几千金币。他们不会怀疑我对密谋不忠心的。”

法尼娜打住幻想，向皮埃特罗说：

“你愿意到圣尼考洛庄园和我度过一天？你们今天黄昏的会议不用你出席。明天早晨，在圣尼考洛，我们可以散散步，这会使你安静下来；在这严重的时刻，你需要冷静。”

皮埃特罗答应了。

法尼娜走了，去做旅行的准备，和往常一样，把他锁在藏他的小屋子里。

她有一个女仆，结了婚，离开她，在弗利做小生意。她跑到这女人家，在她屋子里找到一本祷告书，急忙在边缘写下烧炭党人当天夜晚集会的准确地点。她用这句话结束她的告密：“这个组织由十九个党员组成，这是他们的姓名和住址。”这张名单十分正确，只有米西里利的名字被删去了。她写完名单，对她信赖的女人道：

“把这本书送给教皇大使红衣主教，请他念一念写的东西，再把书还你。这是十个金币。教皇大使一旦说起你的名字，你就死定了。不过，我刚才写的东西，你给教皇大使一读，你就救了我的命。”

一切进行圆满。教皇大使由于恐惧，做事一点也没有贵人的气派。他允许求见的民妇在他面前出现，但是要戴面具，而且还得把手绑起来。那民妇就在这种情形下，被带到

— 员缘 —

